

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网络构式“X, YYDS”的变异特征与形成动因研究

陈 俊

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 柳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8日

摘 要

本研究以认知社会语言学为理论视角, 基于2019年至2025年的微博语料, 构建了网络构式“X, YYDS”的历时语料库。研究综合运用频次统计、共现分析和词向量模型等方法, 考察了该构式的形成、扩散和语义演变过程。研究发现, “X, YYDS”的构式化并非单纯由高频使用驱动, 而是特定社群互动、评价表达需求和认知加工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演变过程呈现出语言经济性、语义抽象化和认知可加工性等特征, 使用场景从早期的电竞语境扩展到粉丝文化社区、身份表达等多个领域。研究识别出两种主要的变异构式: 以“是”为中心的判断型构式(C1)和以人称为中心的人称指代型构式(C2)。词向量分析表明, 该构式的语义边界经历了从具体赞誉到泛化评价的扩展。研究认为, 该构式的形成与扩散得益于其前构式化使用基础、社群传播空间、社交互动功能和认知经济性。

关键词

认知社会语言学, YYDS, 构式变异, 历时语料库, 词向量

A Study on the Variation Features and Motivating Factors of the Construction “X, YY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Jun Che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Guangxi

Received: June 15, 2026; accepted: August 4, 2026; published: August 18,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a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and builds a diachronic corpus of the online construction “X, YYDS” based on Weibo data from 2019 to 2025. It employs frequency statistics, co-occurrence analysis, and word embedding models to examine the formation, diffusion, and semantic evolu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constructionalization of “X, YYDS” is not driven solely by high-frequency use, but results from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specific community interaction, the need for evaluative expression, and cognitive processing mechanisms. Its evolu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linguistic economy, semantic abstraction, and cognitive processability, with its usage contexts expanding from the early esports domain to fandom culture, identity expression, and other fields. The study identifies two major variant constructions: the judgment construction centered on the copular element “shi” (means “be”) (C1) and the person-reference construction centered on personal reference forms (C2). Word embedding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semantic boundary of the construction has expanded from specific praise to generalized evalua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formation and diffusion of this construction are facilitated by its pre-constructional usage basis, community-based space for transmission, social interactional function, and cognitive economy.

Keywords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YYDS, Constructional Variation, Diachronic Corpus, Word-Vecto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语言的调节与变异，是语言存在的基本状态”[1]，语言变异不仅是语言使用层面的表面现象，也是语言结构演变、意义扩展和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体现。这也是认知社会语言学(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CSL)重点关注的内容，自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之后，认知社会语言学应运而生，它不再仅仅关注大脑内部的认知加工，而将语言研究延伸到更宏大的社会文化场域。受此影响，构式作为语言的基本单位，构式变异研究也迎来了新视角，即探究构式除了受到人脑认知加工外，它的变异还受到哪些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构式变异包含两个概念：构式用变与构式演变，前者指构式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与原构式不同的表达，这种表达具有偶发性、临时性，且与使用场景密切相关；后者指构式用变的结果逐渐受到某一特定群体的接受，形成稳定的表达从而成为新的构式[2]。构式不断变化逐渐稳定成为新构式这个过程叫做构式化，基于此，构式变异便不应仅被理解为既有形式的偶然替换，更应注意到的是构式化是大脑认知加工与社会文化交叉影响，在使用语境中变化中泛化、固化形成的结果。因此，在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考察构式如何在具体使用中由变体走向相对稳定的新表达模式，不仅有助于揭示构式变异的影响因素，也有助于说明认知因素与社会因素如何在构式演变中发生联动。

目前，互联网已成为人们日常社交的重要场所，网民持续使用和改编网络流行语是当今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网络构式也在语言重复使用中形成与变异，这种语言现象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交际方式，其变异背后的认知机制与社会文化因素值得进一步探讨。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网络构式“X, YYDS”为研究对象，以下简称Y构式，在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考察其历时演变过程，通过Python爬取微博关

于 YYDS 六年的真实语料, 建立历时语料库, 进一步探究网络流行构式变异的影响因素, 并结合量化分析与定性阐释考察其变异现象。

2. 文献回顾

2.1. 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构式变异研究

构式是形式与意义的配对体, 并被认为是语言的基本单位[3]。关于构式的早期研究主要以 Fillmore、Langacker、Goldberg 等学者为代表, 他们从心智表征、形式 - 意义配对和语法意义建构的角度理解构式。在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后, 认知社会语言学融合了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传统, 从基于使用的角度探索语言变异和变化的认知和社会文化动因[4], 此后构式变异研究不再局限于个体心智的认知加工如何影响构式生成。又由于该领域着重强调语言意义的变异, 认为语言变异既受到语言使用者认知能力和认知过程的影响, 又受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5], 构式变异研究引入了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被推向了更广阔的研究视角下。在这一脉络下, 国外相关研究逐步突破了将语言视为封闭自足系统的分析路径, 开始重视话语实践、社会互动和文化动力在语言结构演变中的作用。相关研究一方面强调概念和语法结构的动态性, 另一方面也注意到社会互动、群体实践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密切关联[6][7]。然而,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与国外相比, 还有一定的差距。国内出版的从认知社会语言学理论视角探讨语言发展的著述很少[6], 介绍和综述类文章占比较多, 而实证性研究文章很少[8]。认知社会语言学重视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 强调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为理论建构提供证据[9], 可见目前国内通过混合式研究方法研究 CSL 的实践还相对较少。除此之外, 结合构式语法历时研究能有助于追溯构式的来源及其演变过程, 发现其与相关构式之间的互动关系, 分析其形成和演化的动因, 进而揭示人类的认知规律[10], 因此结合历时语料库方法的定性定量研究在该领域国内研究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2.2. 关于“X, YYDS”的研究

“X, YYDS”大致可追溯到 2019 年 10 月 12 日英雄联盟游戏圈游戏主播对职业选手操作的赞叹, 原句为“乌兹, 永远的神”, 2021 年, YYDS 被选为年度十大网络用语之一。关于 YYDS 的流行, 不少学者进行了探究, 有的学者表示担忧, 认为 YYDS 的变异如果不加以规划, 会波及整个汉语系统[11]; 也有学者通过 YYDS 分析网络缩写词中语言模因的传播过程, 旨在剖析网络缩写词传播造成的影响[12]; 还有学者探析 YYDS 的语言特征并尝试并引入多元文化样态的视角分析 YYDS 为何能够在网络久盛不衰[13]。总体来看, 现有研究为理解 YYDS 的传播背景、语言特征及社会文化意义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视角。不过, 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 YYDS 的流行机制、表达功能及社会文化表征, 对于“X, YYDS”作为一种可复制、可扩展的构式形式, 如何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泛化、变异, 乃至衍生出新的构式表达, 讨论仍相对有限。尤其是结合认知加工机制与社会文化因素, 对该构式变异过程进行系统解释的研究, 尚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

综上, 前人研究一方面为本文从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理解构式变异提供了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也为把握“X, YYDS”构式的传播背景和语言特点提供了必要参照, 但仍有若干关键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释。首先, 构式变异并非单纯由语言内部机制驱动, 其形成与扩散往往同时受到认知加工、群体认同、传播语境和社会评价等多重因素影响, 而这些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构式演变, 仍缺乏细致的历时说明。其次, 关于变异形式如何在持续使用中逐步脱离原始表达模式、实现语义泛化并呈现出新构式特征, 鲜有研究做出细致说明。尤其是在网络语言语境中, 构式的变异、扩散和固化呈现何种态势仍是需要探究的问题。

现有成果来看, 对 Y 构式历时演变过程的系统考察仍较为薄弱, 多停留在评述层面。目前尚未有从认知社会语言学角度深究其演变机制, 且基于历时语料、结合定量统计与定性阐释来分析其变异特征及

形成动因的研究相对缺乏。基于此,本文拟在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借助历时语料库方法,对“X,YYDS”构式的演变情况进行考察,重点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X,YYDS”构式化后变异为何种构式,这些构式的使用语境是什么?2)这种构式泛化与变异背后,受到哪些认知机制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语料收集

本研究语料来源于微博,微博是中国最热门的社交平台之一,能够较真实地反应用户对Y构式变异的历时轨迹。数据获取方面,采用Python爬虫技术选取2019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1日共计6年微博为语料范围,由于YYDS是永远的神的缩写,因此“X,永远的神”构式也被视为语料获取目标。以Keyword检索方法检索“YYDS”“永远的神”,爬取每日检索结果前15页含有“YYDS”“永远的神”的微博,并将结果写入CSV文件便于后续分析。本次共爬取394,037条微博,累计21,275,677汉字,语料清洗方面,由于通过关键词检索方式爬取的结果存在回复微博不含Y构式的情况,故对回复微博不含关键词的微博通过正则全部删去,除此之外,微博中还存在特定功能符号用于添加标签和回复用户,如“#”、“@”、表情等,这些符号及衔接的内容通常与研究对象无关,这些内容作为噪音在清洗时通过正则表达式一并删除。清洗后共得到323,417条微博,累计13,601,422汉字,发文趋势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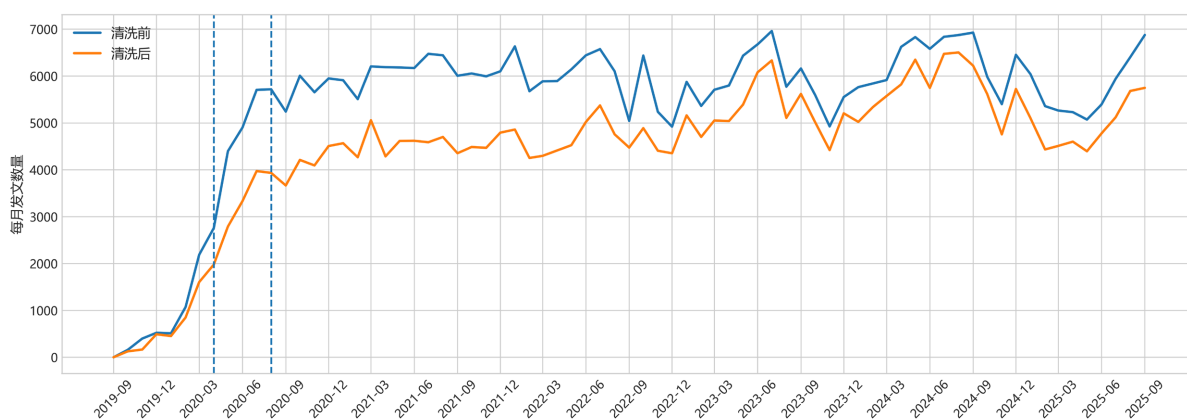


Figure 1. Trend in the number of Weibo posts containing YYDS from 2019 to 2025

图 1. 2019~2025 年微博 YYDS 发文微博数量趋势

3.2. 研究步骤

为探究Y构式变异所引发的泛化与构式化的历时演变特征及其成因,本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即新构式的形成与判定、构式变异的使用场景以及构式语义漂移的演进。在量化分析以上三个方面后再结合研究结果在认知社会语言学理论视角下进行定性分析,并回答以上两个研究问题。量化分析步骤如下,定性分析将在本文讨论部分陈述。首先,在爬虫获取历时语料的基础上,借助Python进行正则提取、分词与词频共现统计,再根据构式定义判断新型构式。其次,为进一步考察构式变异在不同阶段的主要使用语境及其社会传播特征,本研究采用共现网络方法,并对窗口内文本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并据此归纳不同时期构式的主要使用场景。

考虑到构式在高频使用和跨场景传播过程中可能发生语义泛化与功能扩展,本研究采用Word2Vec建模,对“YYDS”“永远的神”在不同变异阶段的语义邻近关系进行建模与可视化分析,以考察其语义漂移过程及其与时间维度之间的关联。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语料处理与分析过程中，采用多工具协同的技术路径。首先，利用 Excel 对原始语料进行整理与初步管理，实现数据的结构化存储与人工校验。在此基础上，借助 Python 进行语料的量化分析与自动化处理。Python 作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重要工具，其丰富的第三方库能够支持从数据获取到文本分析的完整流程。具体而言，在语料获取阶段，主要使用 playwright.async_api 实现网页数据的自动化抓取，并结合 asyncio 与 nest_asyncio 完成异步任务调度，从而提高数据采集效率；在数据处理与分析阶段，借助 pandas 进行数据清洗，使用 jieba 进行中文分词，并结合 THULAC (Tsinghua University Lexical Analyzer for Chinese)进行词法分析与词性标注，同时引入 Word2Vec 模型对词语语义关系进行向量化表示；在结果呈现方面，结合相应可视化工具对分析结果进行图形化表达。

4. 结果与发现

4.1. 新构式的形成与判定

变异构式由原构式变异而来，并成为特定人群规约化的表达。至于新构式的判定标准，学界认为只要一个语言形式使用频率足够高频，便可以作为一个构式存在人们的心智中[14]。因此词频是考察构式的重要指标，至于高频的标准，本研究以 Y 构式的共时使用频率为基准，即其他语言形式使用频率只要接近或者高于同期 Y 构式使用频率。此外，仅仅是频率高的搭配并不一定是构式，基于构式的定义，还需考察其是否形成相对稳定的形式-意义/功能配对，能否在使用者心智中激活相对稳定的语义或语用功能。现对潜在变异构式进行收集，经过人工抽样语料库，发现“YYDS”“永远的神”基本出现在一个语块的结尾，也就说明构式变异的部分主要在这两个词的前面位置，因此，本文首先通过词频统计筛选潜在变异形式，再结合形式稳定性、槽位开放性和语义/语用功能对其构式化程度进行判断。本研究分别提取“YYDS”“永远的神”前 1 至 5 个字符范围内的高频连续片段，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分词结果和人工筛选，识别具有构式扩展潜力的候选形式。经过正则筛选，候选词搭配表见表 1、表 2。

Table 1. High-frequency 1~5-character continuous segments before YYDS
表 1. YYDS 前 1 至 5 字高频连续片段

前一位	词频	前两位	词频	前三位	词频	前四位	词频	前五位	词频
深	11,454	古装	10,007	巴古装	9188	热巴古装	9188	丽热巴古装	9187
装	10,284	周深	9768	唱就是	1144	清唱就是	1136	哥清唱就是	1133
是	8958	就是	4409	真的是	1070	成毅打戏	792	女主古装剧	616
的	3540	真的	2834	的舞台	962	我柯拉普	728	周深的舞台	537
师	2431	老师	2218	毅打戏	792	主古装剧	616	自由点国货	494

Table 2. High-frequency 1~5-character continuous segments before “永远的神”
表 2. “永远的神”前 1 至 5 字高频连续片段

前一位	词频	前两位	词频	前三位	词频	前四位	词频	前五位	词频
风	12,800	国风	12,607	巴古装	5472	热巴古装	5472	丽热巴古装	5472
是	12,485	古装	5864	我心中	2400	塞纳河畔	2199	河中鞠婧祎	1584
我	10,156	就是	4746	纳河畔	2199	是我心中	1674	巴古装就是	1563
装	6135	是我	2798	鞠婧祎	1761	博哥是你	1647	直是我心中	909
中	2956	心中	2668	哥是你	1647	古装就是	1585	能量的五专	887

如表 1、表 2 所示，经剔除不合语法的备选词后，词频最高的一批词分别为“是”“古装”“周深”“就是”“迪丽热巴”等，然而人名与物品名可延展性不强，不能进一步抽象出能产性的构式图式。因此本研究不将这类词语作为构式变异的备选词，经人工筛选发现，在高频共现词中有两类词具有较高扩展性，第一类记为 C1，以“是”为中心的判断型构式，选择的备选词为“是”“就是”“真的”“真的是”；第二类记为 C2，以人称为中心的人称指代型构式，选择的备选词为“我”“你”“是我”“是你”“心中”。这些高频词语与其他词语搭配具有更高的潜力，同时满足形式与意义功能的配对，具体示例见表 3。

Table 3. Form-meaning/function pairings of the construction
表 3. 构式形式 - 意义/功能配对表

构式代号	构式类型	构式图式	意义/功能	例句
C1	判断型	X 是/就是 YYDS; X 真的是 YYDS	强化评价确定性	牛肉螺蛳粉真的是 YYDS!
C2	人称指代型	X 是我心中的 YYDS/ X 是我心中永远的神	表达个人偏好， 情感归属/身份认同	仙剑 3 是我心中永远的神
C3	原型	X, YYDS/X, 永远的神	对 X 进行赞美	Uzi, YYDS

现通过正则表达式将每月微博发文量中包含这两类构式的微博计数，观察使用量的历时变化，同时将原构式“X, YYDS/永远的神”作为第三类的发文历时变量进行对比，三类构式分别记为 C1、C2、C3 类构式以观察构式变化，结果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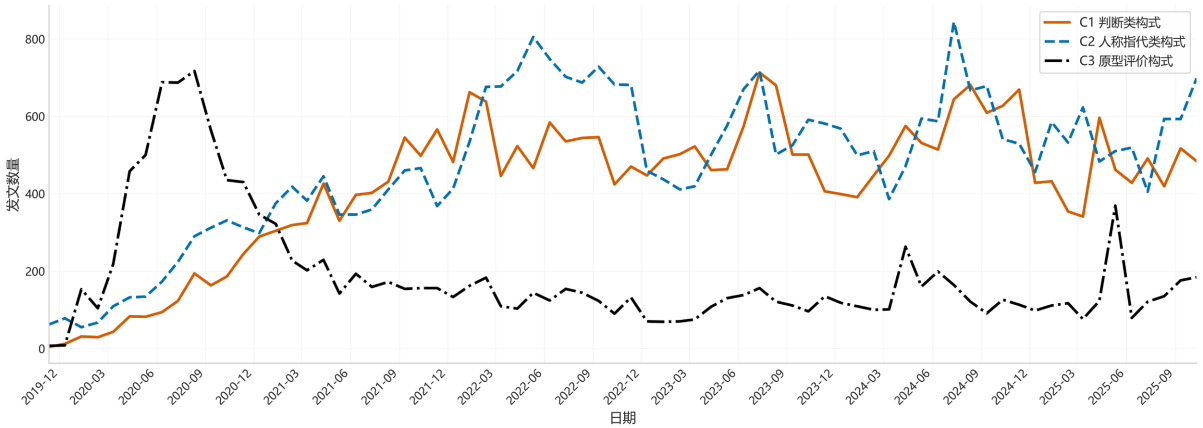


Figure 2. Diachronic trends in post volume for three construction types
图 2. 三类构式发文量历时变化图

在图 2 中 C3 构式在早期是构式表达的主要形式，微博用户偏好在“X, YYDS/永远的神”前替换交际情景需要的词语，在 2021 年 1 月份左右，C1、C2 构式的使用量陆续超过 C3 构式，在之后的使用场景中，C1、C2 构式使用量逐渐增多直到 2025 年 9 月都保持较高使用频次，而 Y 构式使用量在 2020 年 7 月份以后使用量骤降，直至 2025 年 9 月微博用户使用比例偏少且一直保持稳定。这表明判断类构式和人称指代类构式更容易受到微博用户的青睐，并在微博话题、帖子中逐渐泛化，逐渐演变为新的构式。

4.2. 构式变异的使用场景

“构式知识是在人类语言经验中形成、获得和使用的，且为特定使用群体所共享，具有在线生成性和固化 - 规约性特征” [15]，因此考察构式变异的使用语境对探析构式变异的历时特点十分必要，此举也

能勾勒构式使用者的网络画像。由于构式变异有可能表现出形式/意义不同于原构式的特点,因此充足的构式数量尤其是构式使用数量激增时期,更能反映构式的变异分布和演变趋势。据此本文将构式变异关键窗口划分为三个阶段:A阶段为2019年10月12日至2020年4月11日,属于构式萌芽期;B阶段为2020年4月12日至2020年8月11日,属于跨圈层扩散期;C阶段为2020年8月12日至2020年12月11日,属于初步稳定期。现采用词频共现方法观察不同时期“YYDS”“永远的神”与哪些话题出现,以观察不同时期构式的使用语境和构式变异的社会文化层面因素,经Python中THULAC库分词标注词性后,选择前后10个汉字中出现词频最高的名词构建语义共现网络,具体见图3。

本次共选取了词频最高的30个名词作为语境观察对象,在图3中从左往右依次是构式变异的不同阶段。在变异早期,YYDS主要与英雄联盟游戏生态高度绑定,如:乌兹、联盟、the shy、花生、管泽元等,但也出现了部分演艺圈的人物,如周杰伦;在变异的B阶段,游戏圈层语境被淡化,呈现使用语境泛化的特征,YYDS构式使用的语境开始泛化,使用场景包括评价地名、明星、舞蹈、电竞选手、游戏、食物等;在C阶段逐渐演变成以娱乐圈明星为主导的语用场景,主要用于表达对明星的赞美,彼时YYDS已经不局限于初期的使用场景,表现出用法灵活、搭配多样、覆盖范围广泛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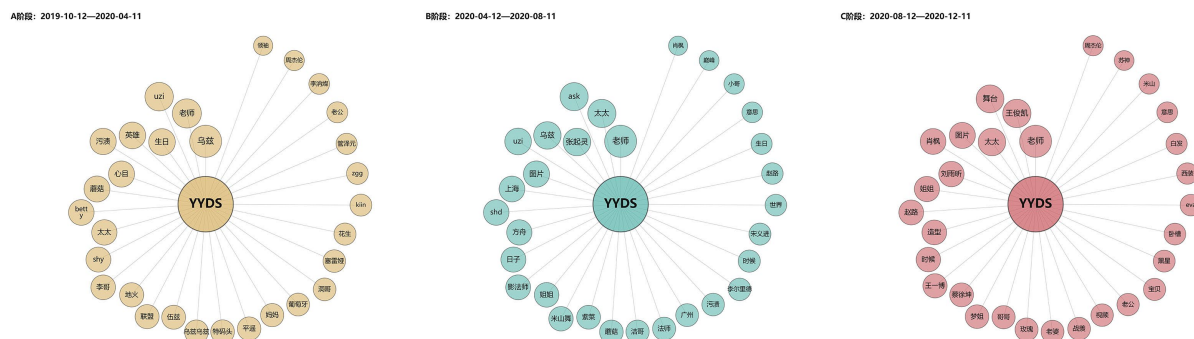


Figure 3. Diachronic changes in the contexts of YYDS constructional variation
图3. YYDS 构式变异语境历时变化图

4.3. 构式语义漂移的演进

构式变异通常经历“构式用变”与“构式演变”两个阶段:前者指构式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出现非常规表达或新的修饰搭配,后者则表现为变异形式逐渐固化并最终形成新的构式单位。为考察Y构式变异及其演变过程,本研究采用Word2Vec分布语义模型,对目标构式的语义邻域及上下文共现关系进行历时分析。语料处理阶段,本文使用jieba进行中文分词,并将“永远的神”和“yyds”加入自定义词典,同时将不同大小写形式的“YYDS”统一处理为“yyds”。考虑到词向量模型对阶段语料规模和语境集中度较为敏感,若直接以2019年至2025年的全时期语料进行建模,容易掩盖构式形成早期的语义变化。因此,本文将语义漂移分析限定在构式变异最为活跃的关键窗口期,即从原型表达出现、跨圈层扩散到初步稳定的阶段。在模型训练阶段,本文将语料划分为A、B、C三个阶段:A阶段为2019年10月12日至2020年4月11日,B阶段为2020年4月12日至2020年8月11日,C阶段为2020年8月12日至2020年12月11日。各阶段分别训练Word2Vec模型,在训练架构的选择上,CBOW通过上下文预测中心词,对高频词训练效率较高;Skip-gram则通过中心词预测上下文,对低频词具有更强的语义表示能力。本研究所涉语料包含大量低频(即种类繁多但单个词频稀疏)但语义关键的词汇(如电竞选手ID、艺人姓名、亚文化术语等),这些词汇正是追踪构式跨圈层扩散的关键锚点。若采用CBOW,低频词易被高频词的统计优势淹没;Skip-gram则能从稀疏语境中有效提取这些词汇的语义关系。因此,本研究采用Skip-

gram 训练方式。

其余超参数依据语料特征与研究目标设置：向量维度需兼顾表示能力与泛化性，避免过低导致语义区分不足或过高引发过拟合；窗口大小应同时捕捉句法功能与主题关联两类信息；最低词频阈值需在过滤噪声与保留低频关键词汇之间取得平衡；迭代次数应保证中小规模语料充分收敛。基于上述考量，各阶段 Word2Vec 模型的主要参数统一设置如下：vector_size = 100，window = 5，min_count = 3，epochs = 20，并采用 Skip-gram 训练方式。

由于不同阶段分别训练的 Word2Vec 模型存在向量空间不一致的问题，本文在跨阶段比较前对词向量空间进行对齐处理。具体而言，选取各阶段共同出现的高频词作为锚词，锚词候选范围为各阶段词频前 40,000 项，最低锚词数设为 200，并利用正交 Procrustes 方法将后一阶段模型映射至前一阶段模型的向量空间。在完成空间对齐后，再计算“yyds”“永远的神”在不同阶段向量之间的余弦相似度，并以 1 减去该相似度所得的数值作为语义漂移的参考值(即余弦距离)，数值越大则表明不同阶段语义变化越明显。同时，本文提取目标词在各阶段的前 25 个语义近邻词，并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将高维词向量投射至二维语义空间，通过可视化结果辅助解释语义邻域变化，直观展示目标构式在不同时期的语义位置及其邻域结构。现将模型训练结果进行可视化图 4 为语义漂移指标图，图 5 为把向量放在二维空间的 PCA 语义空间变化结果图，三个阶段记为 A、B、C，左边一列为“永远的神”相关构式，右边一列为“YYDS”相关构式。

如图 4 所示，在 A→B 与 A→C 阶段，永远的神与 YYDS 的语义漂移现象较为明显，这表明 B、C 两阶段，与构式形成早期的语义已出现不同。而 B→C 阶段，即构式变异速度激增时期和构式文稳定泛化时期，语义漂移度较小，这表明此阶段构式语义较为稳定。

在图 5 中，可视化结果进一步展示了目标构式在不同阶段中的语义邻域分布发生变化，可作为语义漂移分析的辅助证据。从图中可以观察到，“永远的神”与“YYDS”在不同阶段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语义空间位移及邻域结构变化。在 A→B 阶段中，“永远的神”的语义邻域分布出现明显扩散，其在语义空间中的位置发生较大偏移，表明该构式在使用过程中逐渐突破原有语义范围，并出现新的语义关联关系，体现出构式用变特征。相比之下，“YYDS”在该阶段虽存在一定语义位移，但其邻域结构仍保持较高集中度，说明其语义功能相对稳定。在 B→C 阶段中，“永远的神”与“YYDS”的语义空间分布趋于收敛，邻域点聚类程度提高，语义位置变化相对减弱，说明两者的语义使用逐渐稳定，语义结构趋于固化。这一现象表明，构式在经历初期语义扩展后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语义模式，呈现出由构式用变向构式演变发展的趋势。整体来看，PCA 结果与语义漂移量化指标相互印证，表明“永远的神”与“YYDS”在研究时段内经历了从语义扩展到语义稳定的演变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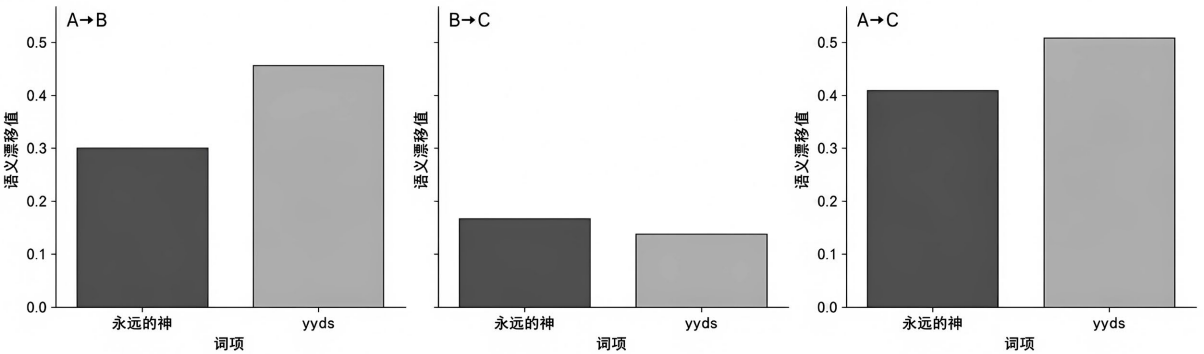


Figure 4. Semantic drift values based on aligned word embeddings

图 4. 基于对齐词向量的语义漂移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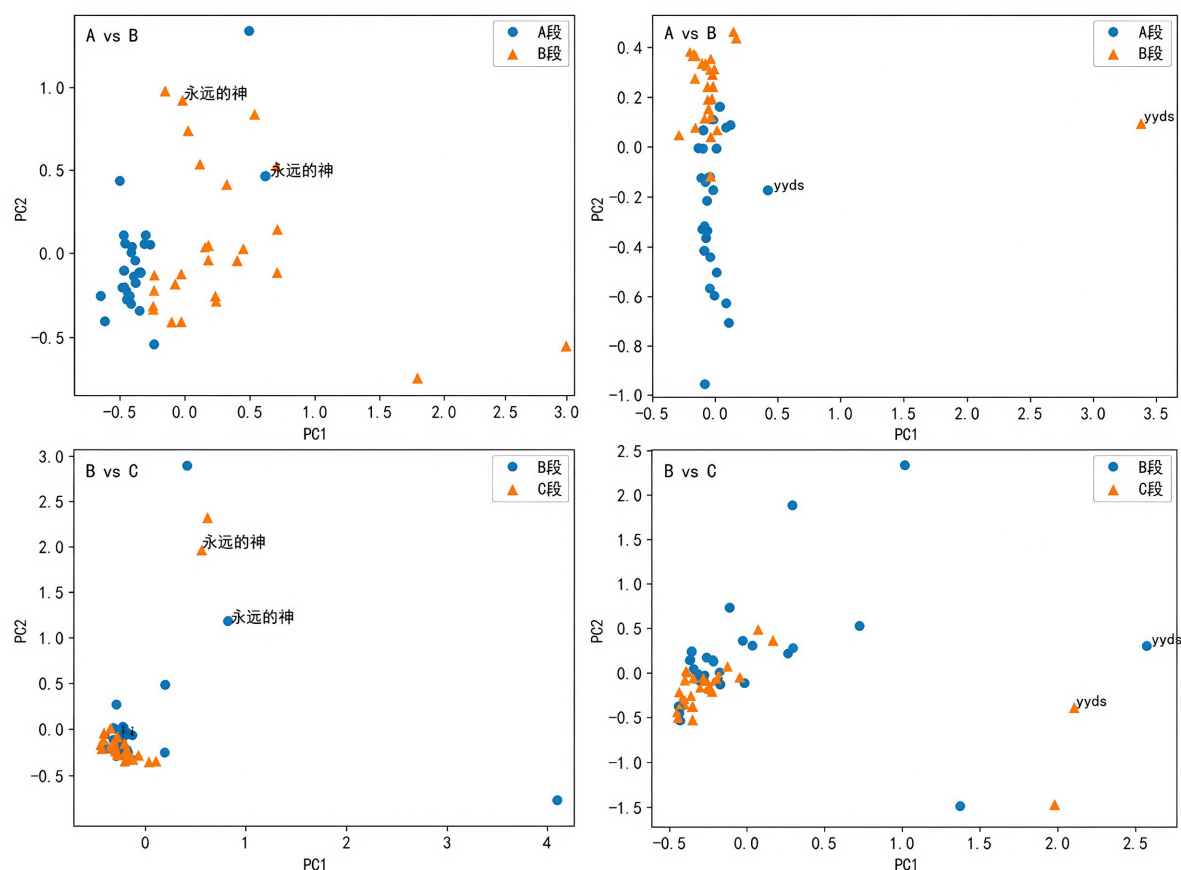


Figure 5. Changes in semantic space based on PCA

图 5. PCA 语义空间变化结果

5. 讨论与展望

本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回答本研究提出的两个问题并在 CSL 视角下进行讨论，第二部分将回顾本研究，并对网络构式“X, YYDS”的历时变异进行总结和展望。

5.1. YYDS 构式历时变异的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解读

YYDS 作为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已较为常见的网络用语，自 2019 年流行网络以来，至今已过七年。在这一过程中，网民根据不同交际情境不断对该表达进行扩展、改造和重组，衍生出多种形式丰富、功能多样的表达类型，并由此促成了 YYDS 构式的历时变异。从本研究结果来看，该构式主要呈现出两类较为突出的变异现象：第一类是以“是”为核心的判断型构式，第二类是以“我”“你”“心中”等人称或心理指向成分为代表的人称指代型构式。从使用场景来看，YYDS 构式逐渐由早期较集中的游戏圈层向娱乐明星、消费评价、日常生活、情感表达等多个领域扩展，其语义也伴随使用场景的多样化而不断泛化。既有研究普遍注意到 YYDS 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网络语言现象，但对于其形成机制与变异动因的深层解释仍显不足。认知社会语言学理论强调，语言变异并非单纯由语言系统内部推动，也并非只是外部社会因素的直接反映，而是人类认知加工方式与社会文化实践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现对其变异成因进行分析讨论。

从认知加工来看，YYDS 表达的简洁性、概括性和高度适用性体现了认知经济原则，而这种认知经济性又进一步促进了构式的扩展与变异。根据认知语言学范畴化的认知经济原则，范畴系统旨在以最小

的认知努力获得最多的信息[16]。网络交际中的用户同样倾向于用较少的语言形式承载较丰富的评价意义。YYDS之所以能够被广泛接受,正是因为它以极短的形式实现了“高度赞美”“强烈认可”“情感站队”“身份表达”等多重功能。从范畴角度来看,YYDS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较强概括能力的上位范畴表达。范畴越往上,其涵盖范围越广,抽象程度也越高[17]。正因如此,YYDS不再局限于指称某一具体对象或固定评价内容,而是可以覆盖人物、品牌、食物、行为、体验等多种评价对象。例如:

- (1) 看下面评论说优衣库的牛仔裤是环保工艺, 优衣库 yyds。(微博, 2020-10-12)
- (2) 我宣布朗姆味 yyds! (微博, 2021-2-18)
- (3) 好吃死了, 我亲爱的老妈 yyds。(微博, 2023-10-13)
- (4) 怼脸永远的神!! (微博, 2024-1-10)

以上例句显示, YYDS/永远的神所评价的对象并不固定。例(1)中的“优衣库 yyds”将商业品牌与消费体验、产品工艺相联系,体现的是用户对品牌或产品的认可;例(2)中的“朗姆味 yyds”指向具体口味,表达的是即时性的消费偏好;例(3)中的“我亲爱的老妈 yyds”则将该构式用于亲属称谓和日常情感表达,使赞美对象由公共消费对象转向私人生活关系;例(4)中的“怼脸永远的神”则把赞美意义投射到拍摄方式或视觉效果之上。由此可见,YYDS构式的扩展并不是简单的词义替换,而是用户根据语境需要,将“高度赞美”这一核心意义不断投射到新的对象和场景之中。其范畴边界的模糊性,使听者能够在不同语境中迅速推断出说话者所要表达的积极评价、情感态度和立场倾向。

这种现象的产生离不开网民的想象力、类比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思维具有想象力,因为有些不是直接来源于经验的概念往往是运用隐喻、转喻和心理意象的结果,所有这些概念都超越了对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或表征。正是这种想象力才产生了‘抽象’思维,并使心智超越了我们所看到的和感知到的一切。”[18] YYDS中的“神”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真实神明,而是通过隐喻化方式表达“极高评价”“难以替代”“超出普通水平”等意义。网民并不需要对“神”进行字面理解,也能在具体语境中迅速把握其夸张、赞美和情感强化功能。这说明YYDS构式的理解过程依赖于交际双方共享的认知经验和语境推断能力。正是这种“心照不宣”的认知共性,使YYDS能够以极短形式承载较强的情感强度和评价功能。同时,由于其结构简单、组合灵活,用户只需在评价对象后添加“YYDS”,或将评价对象纳入“X是YYDS”等格式中,便可快速完成态度表达。这种低加工成本、高表达效率的特点,适应了网络时代快节奏、碎片化和即时反馈的交际需求。

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YYDS作为网络构式,其形成与变异离不开社交平台传播机制、青年群体语言实践和圈层文化互动的共同推动。构式的形成、稳定与变化都离不开具体使用。重复使用不仅会推动语言知识的固化,也会推动表达方式在群体中的规约化,而这两个过程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在使用中相互影响、相互强化的[19]。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在原始“X,YYDS”构式使用频率下降之后,人称指代型构式和判断型构式逐渐成为更高频的表达类型。这说明YYDS的变异并非简单表现为某一流行语的衰退或替换,而是表现为构式功能的重组与扩展。

其中,人称指代型构式表明YYDS已经从单纯的对象评价进一步发展为自我表达和关系建构的语言资源。例如,“我心中YYDS”“你才是YYDS”“我宣布XYYDS”等表达,不仅是在评价某一对象,也是在突出说话者自身的情感立场、审美偏好和身份归属。“我心中”强调个人判断,“你才是”带有互动回应和情感确认意味,“我宣布”则具有较强的网络宣告色彩。这些表达说明,用户在具体交际中借助YYDS完成态度表达、关系调节和身份协商。换言之,YYDS构式的变异不是单纯的形式变化,而是在持续使用中与用户的主观立场、群体归属和社交互动发生了结合。这也恰巧印证了“语言形式并不是孤立地反映社会身份,而是在具体的共同实践中参与身份、立场和社会关系的建构”[20]。

判断型构式则更明显地体现了 YYDS 与网络评价文化、粉丝社区文化和社交媒体传播机制之间的关系。在“X 是 YYDS”“X 才是永远的神”等表达中,“是”强化了判断语气,使赞美由一般性评价转化为一种带有确认、宣告和立场表达色彩的判断行为。用户使用该类构式时,往往并非只是陈述某一对象“很好”,而是在公共平台上表达自己的选择、偏好和归属。例如,在本研究识别出的构式统计结果中,歌手周深与演员迪丽热巴的出现频次接近一万次。这说明 YYDS 构式已深度嵌入粉丝群体的评价实践之中,成为粉丝表达喜爱、维护偶像形象、确认群体身份的重要语言资源。在这一过程中,YYDS 的评价功能与粉丝群体的情感动员、身份认同和圈层互动结合起来,使其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赞美词,而逐渐成为网络社群表达立场和建立共同体认同的构式资源。

由此可见,认知因素与社会因素并不是分别独立地影响 YYDS 构式变异,而是在实际使用中形成互动关系。一方面,YYDS 形式简短、语义抽象、适用范围广,符合网络交际中快速表达和低成本理解的认知需求;另一方面,微博等社交平台的高频转发、评论互动、话题聚合和圈层传播,又不断放大了这种认知优势,使其在不同群体中获得反复使用和再创造的机会。用户之所以选择 YYDS,是因为它在认知上“省力”、在表达上“够强”、在社交上“有辨识度”。当这种表达被大量用户在相似场景中反复调用时,原本临时性的表达便逐渐获得相对稳定的形式和功能,进而推动新构式的形成。

5.2. 关于构式形成及其变异的思考与展望

目前学界关于构式的研究多以已有构式为对象,侧重描写其形式、意义和功能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其认知机制或社会文化动因。这类研究为构式分析提供了重要基础,但相对而言,仍较少从历时角度观察一个高频表达如何逐渐发展为相对稳定的流行构式,即对构式“如何产生”“如何被识别”“如何在持续使用中发生变异”等问题的讨论仍显不足。

本研究在前人关于构式定义的基础上,结合词频对比和历时语料观察,对“YYDS/永远的神”相关表达进行构式识别,发现 C1、C2 两类较为稳定的构式变体。这说明,网络构式的识别不仅可以依赖定性判断,也可以借助词频变化、共现格式和结构稳定性等指标进行辅助分析,为网络构式识别及其变异演进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借鉴。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构式组构成分(即构件)的抽象程度分类[21],本文主要考察的是“X,YYDS”这一类半图示构式,即“X”为变项,“YYDS/永远的神”为常项。虽然研究范围有限,但仍能较好反映半图示网络构式在认知机制和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形成与变异过程。

基于研究结果,类似“X,YYDS”的半图示网络构式形成通常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在前构式化阶段,相关表达已具有较大的使用基础,并在特定群体中被反复调用;第二,构式需要相对稳定的互动空间和使用群体,如电竞圈、粉丝文化社区、微博评论区和弹幕空间等,为其复制、模仿和扩散提供传播场域;第三,构式本身需具备认知经济性和语义开放性,既能通过固定常项传递稳定意义,又能通过开放变项适应不同对象和场景。

因此,YYDS 构式的形成并非偶然流行,而是高频使用、社交需求、平台传播与认知经济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变异也并非简单的形式替换,而是用户在新场景中不断调整构式功能的过程。判断型构式强化了评价和宣告功能,人称指代型构式则突出了主观立场、身份投射和互动关系。尽管这类表达常因高度简化和非正式化而被批评为“不认真说话”,但从构式形成角度看,正是这种低负荷、强适应、高复制性的表达方式,使网络构式得以快速形成、广泛传播并持续变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量化识别、历时观察和定性分析,揭示网络构式产生与变异的内在机制。

6. 总结

本文基于 2019 年 10 月至 2025 年 10 月微博语料,结合词频统计、共现分析与词向量方法,考察了

“X, YYDS/永远的神”网络评价构式的历时变异特征及形成动因。研究发现, 该构式由电竞圈内部的高度赞美表达逐渐扩展为跨圈层的泛评价表达, 并形成判断型评价构式和人称指代型构式等变异图式。其变异过程既体现出认知经济性、图式抽象化和语义泛化等认知机制, 也受到微博平台传播、粉丝社群互动和身份认同表达等社会文化因素的推动。本文为网络构式的历时演变研究提供了语料证据, 但仍存在样本来源受平台检索机制影响、低频变体关注不足、词向量解释仍需更多人工语义验证等局限。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扩大平台类型和语料范围, 以考察网络构式在不同社群中的变异路径。

参考文献

- [1] 施春宏. 语言调节与语言变异(上、下) [J]. 语文建设, 1999(4): 9-12, 46.
- [2] 蔡淑美, 施春宏. 论构式用变和构式演变[J]. 当代修辞学, 2022(2): 58-73.
- [3] Goldberg, A.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p.
- [4] 李夷. 认知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的汉语四种双及物构式变异研究[J]. 外语教学, 2024, 45(5): 39-45, 83.
- [5] Geeraerts, D., Kristiansen, G. and Peirsman, Y. (2010) *Advances i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Mouton de Gruyter, 2-10.
- [6] 王梦. 国外认知社会语言学发展研究及其思考[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7(6): 71-78.
- [7] Geeraerts, D. (2016) The Sociosemiotic Commitment. *Cognitive Linguistics*, 27, 527-542. <https://doi.org/10.1515/cog-2016-0058>
- [8] 张天伟. 认知社会语言学前沿述评: 趋势与特点[J]. 外语教学, 2019, 40(3): 26-31.
- [9] 张辉, 杨艳琴. 认知语言学的“三个轴线”与“三个层面”——第14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侧记[J]. 山东外语教学, 2018, 39(2): 10-23.
- [10] 文旭, 屈宇昕. 构式语法研究四十年[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2(6): 19-27, 144-145.
- [11] 卢毅琨. 从“YYDS”看汉语字母词的规范问题[J]. 文化学刊, 2024(3): 221-226.
- [12] 刘政. 语言模因视角下网络缩写词的传播——以网络缩写词“yyds”为例[J]. 声屏世界, 2023(17): 123-125.
- [13] 朱叶童, 史永霞. 网络缩写的语言特征与文化样态探析——以“YYDS”为例[J]. 汉字文化, 2022(18): 28-30.
- [14] Goldberg, A.E.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p.
- [15] 施春宏. 构式三观: 构式语法的基本理念[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1-15.
- [16] Lakoff, G. (2006) *Whose Freedom? The Battle over America's Most Important Ideas*. Farrar, Straus & Giroux, 27-48.
- [17] Rosch, E., Mervis, C.B., Gray, W.D., Johnson, D.M. and Boyes-Braem, P. (1976) Basic Objects in Natural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8, 382-439. [https://doi.org/10.1016/0010-0285\(76\)90013-x](https://doi.org/10.1016/0010-0285(76)90013-x)
- [18] 文旭, 肖开容. 认知翻译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6.
- [19] Rosch, E. (1978)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Lloyd, B. and Rosch, E., Eds.,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3.
- [20] Eckert, P. and McConnell-Ginet, S. (1992) Think Practically and Look Locally: Language and Gender as Community-Based Practic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1, 461-488.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an.21.100192.002333>
- [21] 施春宏, 马文津, 郝墩. 关于半图式构式研究的若干思考[J]. 语言、翻译与认知, 2024(1): 17-46, 152.